

[德]杰瑞·科顿 著

JERRY COTTON



靓女杀手

Ich liebe eine Mörderin



群众出版社

[德]杰瑞·科顿 著

筱蝌 译

TERRA NOBILION

靓女杀手

Ich liebe eine Mörderin

1516.45
KD2.1

群众出版社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6 - 3860

Eisengesicht

© 2004 by Bastei Verlag, Bergisch Gladbach

Mit freundlicher Genehmigung der Verlagsgruppe

Lübbe GmbH & Co. K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靓女杀手 / (德) 科顿著 ; 筱蝌译. — 北京 : 群众出版社, 2008.6

书名原文 : Ich liebe eine Moerderin

ISBN 978-7-5014-4258-4

I. 靓… II. ①科…②筱…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3108 号

靓女杀手

著 者 : [德] 杰瑞·科顿

译 者 : 筱蝌

责任编辑 : 连玉泉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 100078

网 址 : www.qzchs.com

信 箱 : qzs@qzchs.com

印 刷 :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 216 千字

印 张 : 8.25

版 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14-4258-4 / I · 1749

印 数 : 0001—6000 册

定 价 : 24.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卢浮宫被盗，大英博物馆被盗，墨西哥国家博物馆被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被盗，而且被盗的都是卢梭、鲁本斯和伦勃朗等著名艺术家的名画。联邦调查局警探杰瑞·科顿奉命调查这一棘手案件的过程中与一个绝代佳人相爱。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深深相爱的人竟是从事这一系列盗窃犯罪的黑社会老大的千金。何去何从？两难抉择摆在他的面前……



靓女杀手



序

《现代艺术馆被盗，保安被杀，梵高、莫奈和卢梭名画失窃！》

这是今天《纽约时报》的通栏标题。

我饶有兴趣地读着这条新闻。盗窃案发生在昨天早晨，犯罪分子是作案高手，而且还是艺术品收藏方面的行家。藏品的警报器被他们事先破坏，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也就是说，警方目前只能暗中摸索，如同大海捞针。

我把报纸递给菲尔，他看完后看着我。

“这已经是最近两个月里全世界第四家被窃贼造访的博物馆了。”他说，“先是巴黎的卢浮宫，然后是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紧接着是墨西哥城的国家博物馆。这会不会是一个犯罪团伙所为？”

“有可能。”我说，“但不一定。如果是一个团伙所为，那现代艺术馆失窃案就该是咱们联邦调查局的案子了。”

根据我们截至目前的调查结果，发生在巴黎、伦敦和墨西哥城的盗窃案为一伙窃贼所为，现在，他们又把魔爪伸到了纽约。另据线人报告，卢浮宫被盗的一幅油画曾在纽约出现过，是一幅扬·维梅尔的作品，同时被盗的还有德拉罗彻、鲁本斯和伦勃朗的油画。

我们应该从何处着手调查呢？



犯罪团伙的头目在纽约吗？

这些盗窃案是一个犯罪团伙所为还是受一个有钱的艺术品爱好者委托去实施盗窃的？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们破案的难度就会加大，因为这些被盗名贵画作就可能会被收藏起来，可能永远也不会再面世众人。但事情好像又与之有些不相符合，因为曾经有人在纽约的一家画廊里见过扬·维梅尔的那幅《纺织女工》。

画廊的老板叫格里克·科曼，分别在纽约的第五大道和诺贝尔街各有一家画廊，也可能在全美国或者全世界都开有画廊。

我们开车来到离画廊不远的一条街，把车停在了停车场。

我们走进科曼的画廊。

几个客人正在观看展出的艺术品。

画廊里到处摆满了雕像，墙上也挂满了油画。

我们踩着厚厚的地毯向服务台走去。

服务台后面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女营业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

我们不像是来购买艺术品的顾客吗？我们看上去很像是买不起价值连城的艺术品的人吗？或者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是警察？

我一边走，一边心里这样胡思乱想着。

营业员问我们有什么事。

我向她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然后说：

“我们找科曼先生。”

“你们是来调查扬·维梅尔的《纺织女工》被盗一事的吧？”她表情平静地问。

“是的。”菲尔说，“我们想就那张画问你老板几个问题。”

“那可不是一般的油画。”她说，“那是艺术大师的无法估量的艺术品，在全世界……”

“对不起。”我打断了她的话。我可不想听她的关于一幅画和一件艺术品之间的差别的长篇大论。“我的搭档并没有贬低那幅画的意思。不过，就是再珍贵，充其量也不过还是一幅画。”

她讨了个没趣，有些不高兴地说：



“科曼先生现在没在画廊，他下午两点才来。”

“他现在在哪儿？”

“应该是在家里。他家住在 56 街，具体号码我不知道。”

我看了一眼手表。现在的时间是 11 点。

“我们下午两点再来找他。”我递给她一张名片。“再见。”

然后，我向她点点头，和菲尔走出画廊。

我们开车向南驶去。

公路上十分拥堵，汽车喇叭声络绎不绝。

车里十分闷热，我打开了空调。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回到了位于联邦大厦 24 层的办公室。我们刚走进办公室，我的电话响了。

我拿起电话，报上了姓名。

“您是想了解那幅《纺织女工》油画失窃的情况吗？”电话里传出一个男子的声音。我马上觉得，电话另一端的家伙不是很友好。他既不问好，也不自报家门，开门见山。

我讨厌这种没有修养的人。

但我并没有与他一般见识，十分客气地说：

“你好，科曼先生。我们想就那幅失窃的油画向您问几个问题。我们准备下午两点去画廊找您。您……”

他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

“我已经回答了警方提出的所有问题。我说过了，那幅画我是从一个私人手里买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从卢浮宫里偷出来的。我要是知道那幅画是偷的，绝对不会买下来的。那不是自讨麻烦吗？”

“当时是按真迹价格卖给你的吗？”

“是的。我的画廊从来不卖赝品。”

“你难道不知道那幅《纺织女工》一直由卢浮宫收藏吗？”

“不知道。首先，我不可能知道全世界所有油画收藏在什么地方，其次，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知道，哪些名贵艺术品在哪个博



物馆展出。”

“但这幅《纺织女工》世界闻名，”我说，“几乎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齐名。”

其实，我是一个艺术品的门外汉，只是在此之前略微地学习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但只是知道一些皮毛。我不相信，像科曼这样的画廊老板会不知道这幅画的出处。

我绝对不信。

“我事先真的不知道。”科曼说，“不过，我事先让专家对那幅画的真伪进行了鉴定，因为卖家无法提供真品的证明。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的一名教授对作品进行了鉴定，证明那幅画不是仿制的赝品。”

“我们最想知道是谁把那幅画卖给您的。”我说。

“他叫布鲁姆菲尔德，自称是私人收藏家，因急于用钱才要出让他的宝贝。我后来调查过，这个名字是假的。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我也是受骗者。可是，警察每天对我死缠滥打，令我十分恼火。”

我能感觉出来，他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几乎是在咬牙切齿。

“咱们开门见山，科曼先生，不要拐弯抹角。我不相信您刚才说的那些话。您不可能不知道那幅油画的出处。您肯定听说过卢浮宫被盗的事。您听说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墨西哥城的国家博物馆被盗的事吗？”

“我在报上看到了。”

“那您一定也听说了纽约现代艺术馆被盗这件事。梵高、莫奈和卢梭的名画被盗。”

“这些我也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他清了清嗓子，又接着说道，“看来，您不相信我，科顿先生。现在，我只能保证，我绝对不知道《纺织女工》这幅画是从卢浮宫里偷出来的。我说过了，我不是同谋，也不是窝赃犯，更没有故意收赃。我要真的是同伙的话，肯定就不会在自己的画廊里出售这幅油画了。”



如果反盜科的警察没有在他的画廊地下室的一堆普通画作里发现这幅画的话，我可能还真会相信他的谎话。

“我们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问你。”我说，“科曼先生，请您安排一下时间，我们下午两点到画廊去找您。”

“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警官先生，我不想在画廊与你们见面。在我的画廊里发现维梅尔的作品以后，我的生意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顾客看见我的店里总是有警察转来转去，非得全都被吓跑了不可。对我这样一个商人来说，这无异于致命打击，会导致我的画廊破产的。”

“我们必须例行公事。”我说，“没办法。您没有问过布鲁姆菲尔德是从哪儿搞到那幅画的吗？”

“我当时以为他是从民间收来的。”科曼提高了声音，“可没想到，他们欺骗了我。”

“您是说那个给你鉴定油画的专家？”

“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难道也不知道《纺织女工》应该收藏在卢浮宫吗？”

“好像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一定会告诉我的。”

“我只是这样猜测。好了，科曼先生，我们下午两点去找您。”

“随时恭候驾临。”对方的声音好像十分痛悔。

我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按下了电话机的免提键，所以，我们的谈话菲尔听得一清二楚。

“你说得没错，伙计。”他说，“他说他不知道油画的来历，一听就是在撒谎。他的骗术也太小儿科了，以为我们是三岁的孩子。”

“但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我说，“咱们去他的画廊转一转，兴许还能发现世界上其他地方失窃的油画呢。没准儿还能找到现代艺术馆丢失的那几幅作品呢。”



第一章

科曼拨通了电话。

“联邦调查局的两个警察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到画廊去找我。”他在电话里说。

“真他妈的要命！”

“你别担心，他们找不出什么线索来。”

“可是，这最让人担心了。唉，咱们要是没有参与这起非法交易就好了。”

“可是咱们已经干了。”科曼有些激动地大声说。尽管嘴上这样说，他的内心还是有些紧张。“既来之则安之吧。我对警察说，我是从一个叫布鲁姆菲尔德的男人手里买的那幅画。警察好像没有怀疑我说的话。”

他停顿了一下。

“可是——”他接着说道，“那个巴德温还把偷来的画卖给别的画廊。他这次肯定也把从现代艺术馆盗窃的油画卖给了别的买家。要是警察把他抓起来，他肯定会把我供出来的。那样，我就会面临牢狱之灾，我多年积攒下来的巨额财富也会瞬间化为乌有。”

“我也同样如此。”

“咱们决不能束手就擒。我考虑过了，巴德温是咱们的祸根，不除掉他，早晚咱们得毁在他的手里。这是其一。另外，我觉得这个家伙是想报复咱们。前些日子他向我高价推销《自由指引着人们》，



我没有买，过了没有多久，警察就出现在我的画廊里，并发现了维梅尔的那幅油画作品。”

“你觉得是……”

“是的。”

“你准备怎么办？”

“我要让巴德温闭上他那张臭嘴！”

对方嘘了一口气。

“你……你想杀人灭口？”他吃惊地问。

“当然不是亲自下手。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你负责去办这件事。雇一个杀手，干完后，给他一大笔钱，然后让他永远消失。”

“让我去干？”对方脱口而出，“你是了解我的，格里克。我这个人最干不了这种事了。我最多也就是低价买进赃物，再转手卖给有意出高价的客户，赚取其中的差价。杀人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那你就甘心有朝一日去坐一辈子班房？”科曼恶狠狠地说，“没有人知道你是我的合伙人，你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公司的名字里，企业登记和纳税申报单上也没有你的名字。雅克，都是我在外面出头露面，而你却一直在坐享其成。我要是倒霉了，你也得完蛋！但只有当警察抓住巴德温并逼他供出我以后，我才会倒霉的。而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想，在这一点上你我观点是一致的。”

“那好吧。你告诉我，到哪儿能找到杀手？我对这方面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该去找谁。”

“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你就去贫民区或者东边的小酒馆、下等酒吧里转一转，那里肯定会有人愿意为几千美元去干掉巴德温的。”

“可是……可是……我……”

“他妈的，你必须采取主动，雅克。别总是婆婆妈妈的，什么事都让我去干！”

“格里克，我就是没有你那么凶狠，我下不去手。我天生就胆



小！真的，我……我真的干不了……”

“那你也必须去干，雅克！我相信你，雅克。好了，要注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找一个化名的杀手。在这个圈子里，没有人去看他的证件的。多预付给他点儿钱，余款完事后结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非常明白。我会好好考虑的。”

科曼打完电话，和妻子打了声招呼，开车前往他的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画廊。

刚刚 12 点半，他就赶到了画廊。

“您这么早就来了？”女营业员珍妮塔·兰金感到有些意外。“我以为您下午两点才会来呢。”

“啊，我还有别的事要处理。警察都问你什么了？”

“没什么，就是我在电话里告诉您的那些内容。他们只是随便问了问，没有什么具体内容。”

“把那个叫科顿的警察的名片给我。”

他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然后装进皮夹子里。他感觉有些不安。联邦调查局的警察插手，他觉得十分害怕。他知道，联邦调查局的警察的威名远扬，技艺精湛，他们插手调查的案子破案率百分之百。他们一旦介入，不弄个水落石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画廊的整个二楼的房间也都设计成了展卖室。

他上了二楼，走进办公室，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然后，走到电话机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我是巴德温。”

“我是科曼。我告诉你，联邦调查局的两个警察向我调查了那幅《纺织女工》油画和现代艺术馆被盗一事。巴德温，你以前向我推销的那几幅画还有吗？”

“当然了。”

“我现在想买下来。我能看看那几幅画吗？”



“你今天晚上 10 点去 81 号码头，那里有一个大铁门的旧仓库。我在那里等你。价格我以前已经告诉你了，你别想让我再降一分钱。物有所值，你爱要不要！”

“好的，我记住了，晚上 10 点，81 号码头。你是一个人去吗？”

“我带儿子一起去。他知道这件事。”

“好的，一言为定。我一个人去那里。我可以当时把画拿回来吗？”

巴德温笑了。

“你如果付现金，为什么不可以？”

“100 万。”

“是的。老兄，这只是这些油画的实际价值的四分之一。”巴德温又笑了笑。“我想，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另外，我想问一下：警察一定问了你是从哪里弄到那幅油画《纺织女工》的。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是从一个叫布鲁姆菲尔德的人手里买来的，我自己也被欺骗了。但那两个警察好像不相信我的话，还要来我这里搜查一遍。”

“你的画廊里不是没有收来的赃品了吗？”

“没有。他们说，他们是为了保险起见，例行公事而已。”

“这样就好。晚上见，科曼。”

挂上电话，科曼马上又作出了一个决定。

他又给雅克·莫里斯拨通了电话。

“雅克，先别去找杀手了。我约了维尔·巴德温和他的儿子今天晚上 10 点在 81 号码头见面。他把从现代艺术馆偷来的画都藏在了码头的的一个旧仓库里。你带上手枪，今天晚上 10 点前赶到 81 号码头。咱们自己干！这样，不仅可以省下雇杀手的钱和收购他手里赃物的 100 万美元，同时也除掉了一个绊脚石。”

莫里斯长出了一口气。

“你疯了！咱们又不是杀手。你敢杀人？我可不敢。不行，绝对



不行。我干不了。格里克，要干你一个人去，我绝对不参与。”

科曼气愤填膺。

“好了，雅克，你到时候去就可以了。我们进仓库的时候，你先藏起来，别让任何人发现。等我们出来的时候，你就开枪射击。你对付巴德温的儿子，巴德温由我来对付。别忘了，给手枪装上消声器，不能让人听见枪声。事成后，咱们拿着画马上离开现场，去我在22街的另一套房子。等他们尸体被发现，可能早就臭了。”

“不行，我干不了。”雅克·莫里斯几乎是用哭腔说道。

“你能行，雅克。相信我，相信你自己！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不干掉他，咱们只有死路一条！”

“咱们还是雇人去干吧。雇一个职业杀手更为保险，不会出差错。不要因小失大，为了区区100万美元去冒生命危险。你把巴德温手里的油画先买下来，再派杀手把他干掉，然后再把钱拿回来。那样就可以一举两得。为什么还要杀死他的儿子？他……”

科曼打断他的话。

“他和他老子一样，同样对咱们构成很大威胁。他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必须一起干掉，以绝后患。”

“格里克，我都快要疯了！我受不了了！不行，我真的干不了。”

“你可不能临阵脱逃，老朋友。”他用威胁的口气大声说。

雅克·莫里斯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他知道，格里克·科曼这家伙天不怕地不怕。他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手心出了很多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被格里克看作危险成分被除掉？

想到这里，他感觉心脏绞痛。

“我不会退缩的。”雅克·莫里斯的声音有些沙哑。“你放心吧。”

他挂上电话，呆呆地看着墙。

下午两点，我们准时到达了科曼的画廊。我把车停在73街，然后向他的画廊走去。